

● 刘华文 魏向清 主 编

柏下立雪集

—— 翻译学、词典学论文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

刘华文 魏向清 主 编

柏下立雪集

—— 翻译学、词典学论文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下立雪集:翻译学、词典学论文集 / 刘华文, 魏
向清主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305-09710-2

I. ①柏… II. ①刘…②魏… III. ①翻译学—文集
②词典学—文集 IV. ①H059-53②H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278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柏下立雪集——翻译学、词典学论文集
主 编 刘华文 魏向清
责任编辑 裴维维 编辑热线 025-83592123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8.5 字数 302 千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9710-2
定 价 45.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685951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者序

我们即将迎来老师张柏然先生的七十岁生日。为了表示庆贺,我们作为他的学生一起辑录了这本学术论文集。

张先生在南京大学执教四十六年。在这四十六年里,共指导培养出了博士、博士后三十名,硕士二十五名。他的这些学生遍及海内外,可谓是桃李满天下。现如今他们大多在高校教书,并且都已成为了学术骨干,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们秉承师风,在翻译学和词典学领域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这本论文集提议出版之后,众弟子纷纷寄稿,以便能及时出版,作为一次张门弟子的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以感谢如山的师恩。

这里收入的论文涉及翻译学和词典学两个领域。在与翻译学相关的文章中,有从宏观上对翻译学研究范式的探讨,也有从微观上对具体的翻译文本和翻译现象的细致分析;有从理论上纯粹思辨式的论说,也有从实证数据上的定量和定性分析。这些文章触及翻译学的多种理论角度和研究方法,涵盖面不可谓不广,条分缕析得也不可谓不深。集子所收入的词典学论文研究的对象多为双语词典,既有词典的历时性探讨,也有词典文本各类信息的表呈研究;既有对词典传统问题的解答,也有采取新近发展的语言学理论对词典的深入审视。这些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词典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也从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这一学科的发展方向。

论文集虽然收入了翻译学和词典学两个领域的学术论文,但是并未按照这两大块来切分,而是根据论文作者入师门的前后顺序排列。最后两篇文章的作者是我们张门弟子培养的硕士,他们属于薪火相传的张门第三代学子。

《宋史》中记载杨时同游酢为求教拜见理学家程颐而站立门外雪中,在不知不觉中雪已盈尺。这个情景也不由得让我们每一位张门弟子想起当年负笈求学,在南京大学度过的美好岁月。我们这里的每一位作者(或第一作者)当年都

是怀着对导师学养的一份敬重来到南大，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校园时光，毕业后各自奔赴祖国的大江南北。眼前的这本论文集又让我们欢聚一堂，回味着受教于张先生的点点滴滴，不亦乐乎？作为张门弟子，岂不幸哉？

我们谨以这本论文集表示对张先生的感谢和祝贺，也谨以此书献给南京大学110周年华诞。

编者

2012年2月18日于南京大学北园丁字楼

目 录

编者序	001
对翻译转换范式的思考——兼论翻译的学科特性 姜秋霞	001
林语堂翻译中的“明晰化”倾向——以《浮生六记》英译为例 葛校琴	011
Chinese Scholars and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Sun Huijun Zheng Qingzhu	018
新时期译学研究的总结与展望——评《译学论集》 肖 辉	041
英语学习词典释义语境观之文本折射——历时考察与思考 魏向清	048
汉语认知结构与汉英词典的双重释义原则 刘华文 范红升	060
汉英会议口译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研究 胡开宝 陶 庆	069
译者职责的翻译伦理解读 祝朝伟	086
学习词典中的语用标记语 杨文秀	097
文化差异与《道德经》英译本中的误读 杨 柳 王 炎	106
严复翻译与先秦汉语 韩江洪	115
基于平行语料库的英汉语上下义词对比研究初探 李德俊	124
论译者之诚及致诚之道 张思洁	144
在翻译文本新墨痕的字里行间——从互文性角度谈翻译 秦文华	152
论翻译实践中的“译者主体性” 仇蓓玲	161
接受美学在西湖四字结构景点名称翻译中的应用 赵雪琴	169
Logic 的跨文化传译:阐释学视角 高圣兵	179
新时代双语词典学研究型网站的设计与应用 郭启新	190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观照下的翻译现象剖析——以徐光启、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为例 辛红娟 詹晓吾	195
基于英汉名著语料库的因果关系连词对比研究 许文胜	205

词源信息与学习词典 冯春波	214
翻译中的话语系统概念和原理探索 贾正传	222
梁实秋创作与翻译的“知音”论 严晓江	229
浅析认知机制在词典词目多义分析中的应用 杨 蔚	235
和合翻译研究刍议 吴志杰	243
Retranslations of “A Psalm of Life”: Rewrit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Yu Deying	259
小译“躲猫猫”的几种英译 蒋 林 龚艳萍	272
网络时代词典使用教学的创新 王安民 王 健	279
认知诗学翻译研究初探 徐 黎	286

对翻译转换范式的思考

——兼论翻译的学科特性

姜秋霞

1 背景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对翻译的“非学科性”论断,认为翻译只是应用语言学科的一部分,甚至只是语言行为(linguistic performance)的一种。单纯将“翻译”界定为“应用语言学”的一部分,顾名思义,就是“语言的应用”,对翻译的定义于是主要局限在语言的文本层面上,局限于翻译的基础概念。受其影响,将翻译的学科概念狭义地界定为“语言表达”或“言语行为”,其结果在于无法充分认识翻译的完整特性,致使外语教学界长期存在一种偏见,认为翻译不存在学科性,认为只要学了外语,即掌握一定的听、说、读、写、译能力(这里的“译”只是语言基本技能的一部分),就能够从事各种翻译工作,进行任何学科专业的翻译。

翻译只是语言的应用吗?只是应用语言学的一部分吗?

翻译学既不是单纯的语言学,也不只是应用语言学的一部分。它应该是包含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比较语言学、文学、比较文学、文化学、符号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特性的综合立体学科。所谓立体,指翻译学不是多种学科的相加,而是各种学科内容的交叉、融合,且在综合了其他学科特性与内容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独特的性质,即它具有有别于其他学科的转换范式。

2 翻译的转换范式

翻译在不同语言、思维、文化等方面的对比与对应是其独特的学科内容,各种符号的“对比”与“对应”构成翻译的转换形态。

翻译转换:一般而言,翻译即转换,转换是翻译的核心内容。在笼统的层面上,翻译的转换是指信息的一种传递过程,即(一种语言)信息的发出与(另一种语言)信息的接受过程。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它是指一种符号与另一种符号的对比与对应,即一种语言符号与另一种语言符号的对应,一种心理符号(思维方式)与另一

种心理符号(思维方式)的对应,一种文化符号与另一种文化符号的对应,一种艺术/美学符号与另一种艺术/美学符号的对应,等等。所谓对比与对应,体现的是两种符号之间既有“同”,又有“异”。由于语际翻译涉及语言的各种结构在能指与所指上的不完全对应、各种符号之间的不完全对等,这种信息的传递要求对“同”与“异”进行多种层次的对比,进而实现多种方式的对应。

范式:范式(paradigm)一词出自希腊语的“范型”、“模特”,在拉丁语中是“典型范例”的意思。库恩(Thomas 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2003)中提出这一概念,用它作为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学术共同体的共有信念;二是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库恩指出: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an accepted model or pattern)(p. 21),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即共同的基本理论、观念和方法。

本研究采用“范式”概念,旨在探寻翻译转换的科学结构,即翻译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规则、理论、应用以及相关影响因素在内的范例——一组包含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理论模型,从而建构一种包含操作系统与形而上构架的转换理论体系。根据库恩的观点,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但他同时也特别强调科学范式从具体向抽象上升的过程。因而,运用“范式”的概念能够综合体现学科的具体特征与抽象结构。

翻译的转换范式是信息具体转换方式的理论形态,包含操作层面上各种符号的具体对比与对应;同时也是语言结构、思维结构、文化结构等对应结构体的形而上概括。迄今,对翻译的研究已形成多种理论与模式,从转换这一核心对各种理论模式进行范式的提炼与概括,将有助于揭示翻译的内在学科特性。

自有翻译以来,就有了对语言翻译的理性思考,但早期的认识主要限于理想化的对应理念,如“信、达、雅”、“化境”等,而对实现这类理想的过程即转换方式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一些诸如翻译技巧类的研究实现了转换过程中局部、个体层面的对应,但对系统的转换方式或对应结构体缺乏充分的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翻译转换过程有了广泛深入的探索,国内外学者们从语言结构、认知结构、文化结构等各个方面对翻译学所作的研究已充分揭示了翻译转换范式的内在结构体,所揭示的转换范式大体可分为“语言符号转换范式”与“非语言符号转换范式”两大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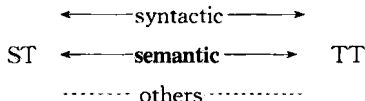
2.1 语言符号转换范式

语言转换范式主要指语言文本转换过程中语言形式、内容以及语篇/话语功能等方面的对比与对应方式,所对比与对应的内容多为可分析性的有形结构,如以下

两种对应方式。

2.1.1 “等值”对应

“等值”转换范式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原语与译语语言符号的对比,进而寻求符号意义对等结果的转换形态。这种转换一方面对语言的结构(形式与语义)进行对比,如“形式等同”(formal correspondence)(Catford, 1965);另一方面生成语言结构的对等规则,如“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Nida, 1964)等。它体现了以原文为主体、以对应原文本意义为核心的转换形态。“等值”范式揭示了翻译过程中文本对等转换的基本要求与实现方式,即通过对比并最大限度地对等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的方式在语义上再现原文内容、在形式上趋于接受原文结构。“等值”范式所体现的是翻译对原文的尊崇,如果从信息的传递角度看,则尽可能减少信道的处理与影响,即减少创造的成分。这一转换范式可简单图示如下:



翻译的“等值”(对等)转换侧重于语义(semantic)的对比与对应(以实线标示),同时兼顾句子结构的对比及其对应方式(以虚线标示);其他形式或内容的转换则处于次要或从属的地位。

建构“等值”范式的代表人物有雅各布森、奈达等。雅各布森(Jakobson, 1959/2000)从语言符号在两种语言文本中词语的对应层面探究语言符号的转换规律,对比了不同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在语义内涵上的差异,并揭示了词语的对应特点,初步形成了建立在语义层面的对等转换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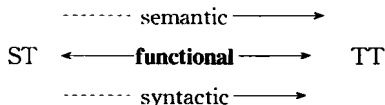
奈达则通过对比原语与译语不同句子结构及其相应语义的异同,分析了不同语言句子之间在转换过程中的对应规律。奈达借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通过对翻译文本语义结构、句子结构的分析对不同语言之间“能指”、“所指”在句子、词语层面的各种“等值”对应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虽然奈达的研究中已论及翻译转换的超文本因素,如他提出的“解码”(decode)与“编码”(encode)(Nida, 1964: 68),但其“等值”转换范式的建构中并不包含非语言文本因素的介入方式,因而“等值”范式的焦点是在语言结构的对比与对应上,即侧重句子结构的对比、语义的对应。奈达对翻译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揭示了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在语言形式与意义在对应过程中的复杂形态,提出了“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的重要观点。形式对等是建立在语言(对比)共性基础上的对等转换模式,是译语信息与原语信息在形式与内容最大程度的对等(Nida, 1964: 159);而动态对等则是在原语与译语

形式差异的基础上所寻求的信息内容的对等接受,即实现“译文信息接受者与原语信息接受者相同的接受效果”(同上)。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是对语言进行深入对比,并进行相对应的有效等值转换范式,从而在转换中有效实现“信息的最近似的自然等值”。

“等值”范式体现了“以原文本为中心”的对等转换理念,旨在通过对比语言符号在形式与结构上的异同,寻求最接近原文意义的语言对应。

2.1.2 “功能”对应

“功能”范式从语言符号的语用意义角度研究翻译的转换形态。它关注译文的接收主体读者,通过对比并对应文本语言(在语篇层面)的特定效果研究翻译转换的功能对等。研究者借用功能语言学理论原理、话语分析理论等探讨翻译过程中语言符号在功能上的对应方式,同时更多地关注语篇层面的信息对比及其接受效果的对应,如卡德福特的语篇结构对应研究,分析与描述了语言结构出现差异时在语篇层面上实现信息对等的有效转换方式,并提出语言形式“转化”(shifts)的相应手段(Catford, 1965)。另外还有诺德(Nord, 1991)、瑞斯(Reiss, 1989)等的语篇功能转换模式,根据语篇的不同功能进行相应的信息转换;以及弗米尔的“目的论”原理(Vermeer, 1989/2000),将翻译的主旨、目的等融入转换行为,从而实现“目的性”的信息对应结果。“功能”转换范式可简单图示如下:



“功能”范式淡化语言符号结构的对应,侧重语言符号语用效果的对应;淡化原作者或原文的意义,侧重译文读者的接受效果。“功能”转换范式也同样追求对等,如语用对等、交际功能对等等,且更多关注翻译的交际性作用(超越了“翻译为模仿”的对应方式)。“功能”转换范式从多个角度探讨了翻译在转换中语言功能的实现方式,不仅关注信息的发出与接受,而且将信息发出的方式与接受的目的等与翻译转换行为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翻译的文化意义或社会学意义,从而有效深化了翻译的学科性。

语言转换范式的哲学基础在于更多地将语言文本看作是静态的、自在的结构体。以上两种语言符号转换模式都将翻译活动看作是“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性对比与对应过程,寻求语言系统内部、文本内部词语、句子等文字层面的对等转换。尽管“功能”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语言符号的社会学意义,但其对比与对应的客体还停留在语言符号本身,即缺乏对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对应关系)的认识。

2.2 非语言符号转换范式

非语言转换范式是翻译过程中超越语言符号的其他符号的对比与对应,如心理符号的对比与对应、文化符号的对比与对应等。相对语言转换范式而言,它是隐形的、潜在的对比与对应。迄今体现翻译非语言转换形态的研究主要有“中介”范式与“语境”范式。

2.2.1 “中介”范式

“中介”转换范式体现在对译者主体转换行为方面的心理符号对应、审美符号对应以及个体文化意识符号对比与对应的研究中。

“中介”范式是翻译转换中的核心。作为转换主体,译者的主体作用即中介行为方式对翻译所有转换范式起着决定性作用。翻译是一种选择,译者既对语言转换范式进行选择,又要操纵“语境”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自然不是语言的简单运用。如果一个人学会语言就能翻译,那翻译就是用语言进行创作,正如文学创作一样。而翻译是在两种语言比较、对应、选择等过程中的转换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再创作。)

“中介”范式描述翻译转换过程中认知心理符号、审美心理符号的对应方式,是翻译转换中较为复杂的环节。迄今对此部分的研究主要从心理符号在结构上(如“图式”范式),以及在程序上(如“信息处理”范式)等方面进行。

A. “图式”中介:“图式”中介是指翻译转换过程中心理符号在结构对应上的调节现象,以及结构调节即图式变化或图式差异所产生的“中介”作用。它所揭示的是译者在转换过程中心理(审美)图式的变化及其对转换的影响,如同化、顺应等。这些心理变化或调节有助于为两种不同的语言结构在意义上的对比与对应提供有效途径,即通过建构相应的概念图式实现双语语义间的和谐对应,建立起概念间的联系。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原理,认知主体经历同化与顺应过程。由于语言及其相应思维方式的差异,译者在语际转换过程中心理符号的对应,特别是艺术符号的对应体现出明显的个体特征。译者与原文作者或译文读者的认知或审美图式通常存在差异,其审美/艺术心理符号的转换呈现出特定的方式,往往是在“相同、相似或相异”中调整或改变认知及审美图式,从而有效实现语言信息更多内容的传递与接受。

对翻译中“图式”中介的研究已初见端倪,如霍姆斯的“图形”概念(“two-map” model)理论模式(Holmes, 1978),初步提出了译者心理转换的“图式”结构——从“原语思维图形”(Map Tsl)向“译语思维图形”(Map Ttl)发展,即在原语文本向译语文本转换中包含心理符号结构的对应环节,经历一个从“原语心理结构”向“译语心理结构”的转化。虽然这一理论思想还远不够成熟,但他所提示的“图式”结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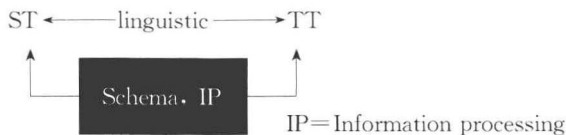
翻译转换过程中实现心理符号有效对应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语言与思维以及双语言与思维结构多重性的关系,使翻译研究在认识上得以进一步深化。

其次,笔者在《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姜秋霞,2002)中论及的“格式塔意象”,也是对翻译转换中介图式的研究,主要从理论角度分析艺术符号对应过程中的心理符号,特别是审美心理符号的对应结构。

B. “信息处理”中介:“信息处理”也是对翻译转换中介环节的描述(目前主要侧重在理论层面的分析)。相对于“图式”中介,“信息处理”中介更为关注程序。它所揭示的是译者在进行语言符号对比与对应时的认知及审美程序,即对信息的存储和提取等所发生的一系列心理结构的描述与分析。如“解码”与“编码”,这是认知过程中的自然心理行为。但当“解码”与“编码”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时,其认知过程会有信息内容与语言符号的双重转换,所包含的“语言与思维相互作用的方式”会相对更为复杂。在运用一种语言进行信息的接收或处理过程中,“编码”只在新、旧信息间建立联系;而翻译的“编码”还在此基础上包含信息与信息载体之间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译者中介的信息处理程序体现出译者与原作者以及读者之间心理符号的对应过程,能够有效揭示语言符号对应结构的内在中介作用。

对翻译中“信息处理”中介的研究主要见于贝尔的“信息论”原理(Bell, 1991)。贝尔在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1991) 中借用“信息处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 理论原理,系统分析了译者在进行语言文本转换过程中信息处理的心理方式与形态,提出了在双语间进行“解码”与“编码”的信息处理过程:原语分析(解码)→语义再现→译语组合(编码),从理论上初步揭示了心理符号对应的过程。

以上两种中介转换范式可简单图式如下:



在这一范式中,文本(ST与TT)之间的语言符号对比相应淡化,对应结果取决于中介转换的效果,即在认知心理符号、审美心理符号的对应基础上实现文本语言符号的自然对应,ST与TT语言结构之间是一种潜在的或隐性的对应,而中介符号的对应则作为对比的前景处于显著位置。

翻译的“中介”因素及其作用是十分多样复杂的,本文只列举已有相关研究所揭示的范式原理,还有待更深入的探讨。如译者的“文化意识”,是受多种因素作用的转换中介,远不是“图式”或“信息处理”所能描述的,其内在结构还需进一步分析与研究。另外,译者对原文的“解构”,也包含复杂、多重的“中介”行为方式。

2.2.2 “语境”范式

翻译的“语境”指作用于翻译行为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它体现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集体无意识,这种隐性的符号对翻译转换具有潜在的影响作用。所谓“语境”转换范式,一方面指两种文化在翻译过程中对比与对应的方式和特点/规律;另一方面,指翻译过程中社会文化语境对文本转换-文本对比与对应的影响和作用、对主体转换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是影响转换“中介”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语境转换方式包含文化与文化的对应关系,也包含文化与语言的对应关系。

在形式结构上,“语境”转换范式所揭示的是作用于语言符号转换过程中的文化符号的对比与对应形态,它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符号的异同对语言转换的影响;二是不同民族文化符号之间的异同对语言转换的影响。翻译,首先是两种语言符号间的转换,同时还包含超越语言工具性层面的人文价值建构,在两种文化的对比和对应中建构“跨文化”认知、“跨文化”知识体系,进而实现文化间的交际、交流、融合等。文化符号之间对比与对应的方式对信息的传递具有重要的影响,如以下两个方面的作用。

A. “强、弱势”文化对应:“强、弱势”文化符号对应,存在于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对比过程中。它指翻译转换时所遭遇的(原语与译语)两种文化不同地位的对应关系——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以及这种对应关系对翻译的影响。当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出现“强、弱”的社会差异时,语言符号的对应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如“归化”、“异化”的策略取向。翻译的表层形式是语言的对比与对应,其深层结构则是文化的对比与对应。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文化符号的“强与弱”对应关系势必影响语言形式的转换。

翻译中“强、弱势”语境符号的对应关系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语言翻译与文化交流必然面对的环节之一,翻译所内含的文化交流与交融难以避免政治意识的影响。有些时候,译者在将文本转换成(相对)弱势文化语境的过程中,往往会用“异化”策略向目的语文化扩展其文化价值观;或者,强势文化译者在转换弱势文化过程中也会运用“归化”对弱势文化的文化特性进行改变甚至歪曲抹杀。这就是语言符号转换中文化符号的一种对应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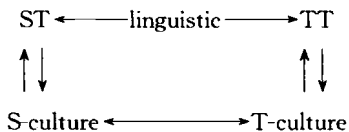
应该说,“强、弱势”语境关系只是两种文化对应方式之一。翻译首先建立在文化符号的共性对应基础上,其次在文化符号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进行融合性、变通式对应手段等。相对于语际间语言符号的对应,文化符号的对应更为复杂。

B. “系统”内在对应:语言符号的转换不仅受文化符号对应结构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原语或译语内部文化符号的影响,即语言符号与其内在的文化符号具有相应的作用关系。这就是翻译转换的系统内在对应范式。文化符号的“系统”内在对

应主要存在于不同时期社会文化语境对语言符号对应方式的影响,其次对同一时期不同译者的转换行为也具有影响。这反映了一种文化语境与一个时期语言符号的关系,以及文化语境与语言运用(人的行为)的对应关系。

对翻译中语境“系统”内在对应的探索主要源于埃文-佐哈尔(Even-Zohar, 1978/2000)的研究。佐哈尔借用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思想,在翻译研究中引入综合文学、诗学、文化的各种系统功能概念,将翻译研究的范围从文本的单个语言层面扩大到内外结合的社会文化领域中,形成了以语言-文学-社会-文化为一体的“多元系统”理论思想,她的这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翻译转换中符号的立体对应结构,即在语言符号的对应基础上所存在的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文学等各个方面的对应体。这种对翻译转换过程中语境作用的研究在一个较高的层面揭示了符号对应系统的结构,有效说明了翻译转换在原语符号与译语符号的对应基础上,还存在符内(原语或译语)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或一致,或不完全一致,或冲突,或变化,或调整,等等。这类对应关系反映了转换中介主体——译者在语境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不同行为方式。因而,翻译转换中符号的对应包含立体的结构:既有语际间的同类符号对应,也存在语内各种符号的对应;既有符号的单线对应,也有符号的交叉对应。

以上两种语境范式的作用及其与语言符号的转换关系可用以下公式简单表述:



3 结束语

翻译过程中包含多种层面的转换范式,同时也是由多种范式组合的一个立体转换系统,各种符号的对比与对应是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的,它们共同形成翻译转换的系统范式。已有的相关研究已初步揭示了翻译转换的内在结构,对转换的不同角度或层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翻译的转换系统十分复杂,如转换系统中各种符号同时对对应过程中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及其相关的制约方式等^①,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① 关于翻译转换系统各种符号交叉、重叠对应范式结构的探索,将在后续研究中作进一步讨论。

转换不是单一范式的,是各种范式的综合。

语言符号的转换是基础,但文本转换如果没有其他符号转换范式的综合作用,则是“形式化”的,一方面是缺乏生命力的机械对应,另一方面是不完整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本的对应,同时也有着中介及语境的影响。翻译如果没有主体的介入,缺乏“分析”(analysis)与“综合”(synthesis),那么完整意义的对应只是虚幻的理想,因为语义的对应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从这一点还可以进一步说明:翻译不单纯是语言能力的体现或外化。对于初级阶段的翻译行为而言,如将“This is a book”转换成“这是一本书”,只需语言能力的外化,即两种语言知识结构的“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前提下的“行为”(linguistic performance)。然而众所周知,古往今来,真正在历史上具有影响力的翻译家,无不在语言行为之中体现出译者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审美方式等。因而,翻译有其独特的、综合的转换方式。

翻译的转换是其内在的核心,然而翻译学科的内容远不止于此。翻译学科体系的构建,一方面需要语言、文化、艺术等各个层面对比与对应等的操作系统的构建;另一方面还需要形而上的哲学系统的构建。霍姆斯(Holmes, 1988/2000)对学科范围进行了界定,但只局限于对译学的纯理论性、理论描述性以及应用性翻译研究的阐述。译学所涵盖的内容、范围,以及研究范畴远远超越了霍姆斯的界定。

由此可见,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 [1] Bell, R. T. (1991).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Longman.
- [2] Catford, J. C. (1965).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 Even-Zohar, I. (2000).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p. 192 - 197).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4] Holmes, J. S. (1978). Describing literary translations: models and methods. In J. S. Holmes, et. al. (Eds.),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New Perspectives in Literary Studies*. Leuven: Acco.
- [5] Holmes, J. S. (2000).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p. 172 - 185).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6] Jakobson, R. (2000).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p. 113 - 118).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7] Nida, E. 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

[8] Nord, C. (1991).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Amsterdam: Rodopi.

[9] Reiss, K. (1989). Text types, 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A. Chesterman, Trans.). In A. Chesterman (ed.),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pp. 105 – 115). Helsinki: Finn Lectura.

[10] Vermeer, H. J. (2000).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pp. 221 – 232).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1] 姜秋霞. 2002. 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 北京:商务印书馆.

[12] 托马斯·库恩. 2003. 科学革命的结构. 金吾伦,胡新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单位:兰州城市学院)